

| 乡村笔记 |

# 石头与人的和平(下)

◎王朝书

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，先生很担心。怕会有泥石流。下午，转了路回来，他放心了。

沿路，先生看到虽然有几处滑坡，可都不打紧。滑下来的，有泥巴，有石头，但没有大的石块。不会酿成大灾。路上，小琴告诉先生，雨季来临前，人们对村子后山公路上的石头都查看了一遍。有些要掉的，能去破碎的，就用破碎机破碎了，人不能去的，就用网栏拦了。那种网栏，先生我们在康定见过。虽然可能起不到大作用，但心理上，却能让人安全。

先生对住在村里，彻底心安了。

原本，先生回村后，即有归宿之感。他对老屋周围的几块大石头尤为满意。先生说，那些石头，就是一道永恒的风景。让他想在此驻足。

听了先生的话，我很庆幸，老屋周围的几块大石头能被保留下来。如今，回到村子，不仅我能找回过去的时光，还能留住先生。

那几块石头是经历了一番风险，才留下的。

先生我们回村前，村里搞户户通。那次，村里不仅将水泥路修到了每家每户门口，还拓宽了道路。几乎，每家都可将车开到家门口。拓宽路，必然地要清除障碍。曾经，我记忆里，不少人房前屋后的石头，可能就是在那时被清除了。听母亲讲，轮到修老屋后的道路时，父亲因房后的大石头长势像狮子，可以辟邪，而留下了石头，舍弃了田地。至于房屋旁老表家地里的大石头，好像也是因父亲一句可以保佑人的话，而留下了。

现在，老屋成了村里唯一被大石环绕的房子。那几块石头，算是村里人第一次与它们和平相处。尽管，父亲还有老表，是因为风水而保留了石头，但在他们眼里，总算石头比田地重要了，总算石头并不是全都要消灭的。

石头能在村里生存了。今年，堂兄地里的一块大石头又留了下来。且非因风水。

堂兄开始修农家乐了，“唠唠”地，他用碎石机砸碎石头。当他砸石头时，小琴去劝阻了。小琴爱和先生我们一起散步。有时，先生会对村里的树、石头、地形点评。先生的话，被小琴记在心里。她去劝堂兄。没有了石头，农家乐就会没有美感，没有特色。堂兄听了进去，对地里最大的那块石头，终究没有动手。尽管，那块石头，被堂兄改变了外在模样，但村子后，总算有了一块和人共处一个大院的天然巨石了。

晚上，先生对我讲，他真的可以在小板场村做长远打算了。

对自然灾害，先生是怕的。能避开，则会尽量远离。先生说，看来，现在，人们对石头有了一定防范能力，围栏和无危害破碎，都能一定程度预防雨季时石头的摧毁。村子的地质结构，加之人的防范，让他心安了。

我对先生说，石头，真是让人对它又敬又怕。

先生说，是啊，石头的力量和永恒，都成为崇拜的缘由。对石头崇拜的故事，太平洋上复活节岛不得不提。那个岛上居民因崇拜石头，而砍伐树木用于建造独木舟，运送大型石质雕像。最终，大量砍伐树木后，岛上文明也衰落了。只留下了复活节岛巨型石像。

先生说，只有崇拜，没有战争，最终，是人的毁灭。然而，如果永远是战争，其结果又是怎样呢？

听了先生的话，我陷入了沉思。

先生说，人与石头终究要和平。现在，村里人已经开始和石头和平了，这是一个好的开端。人和石头，一起在宇宙中成为永恒的生命，那多好啊。

先生对我说，如果，他在这里建仙人诗院，一定会在那些大石上，刻上五彩诗句，让一块石头帮着诉说，“天空中/有我们的未来/天空/有天使和人类的未来”。

# 垂钓之趣

◎管淑平

小时候的我，不爱钓鱼，却爱抓鱼。就是那种挽着裤腿，露着光溜溜的胳膊与脚丫，亲身下河去抓鱼。至于网兜一类的东西也不必带上，用石头在下游垒成小坑，堵上，站在水里，像木头一样一动不动，一站就是大半天。也不怕河水的冰冷刺骨，相反，听着哗哗啦啦的水流声，我的耳朵也变得满足，眼下，只在意鱼们的动向，似乎一丝风吹草动都会惊扰到它们，会让自己扑空。这时，我还得眼睛机灵，动作灵敏，只要看到它们的身影，再迅速地双手扎入水中，像鱼鹰一样地扎入水中，再快速合抱，一条鱼就这样被“恶魔”似的一个小男孩——我给顺利逮住了！

成年后，便不能像这么野了，但捉鱼的念头总是萦绕在心里，若隐若现，以至于每每走到河边，就想赤膊裸身、扑通跳入河里，见到一条鱼，奋力游去，然后将其抱住……当然，这些场景只能在脑海中一次次地设想了，我总不能真的那般不羁地咕嘟一声跳进河里，这样会吓到路人的，再说了我不会游泳，万一河水淹没过我的嘴巴，岂不是掉入了深渊似的“漩涡”中，无法自救。

于是，想到了一种困难的方式，钓鱼。无需繁琐的装备，只需一竿、一线、一钩、一饵，便能将我带入一个宁静又惊喜的世界。说是宁静，实则我的心里早已如波涛般澎湃汹涌，担心钓竿抛出去，鱼们不会理睬，那不就象一出尴尬的独角戏，进

退两难，落得个竹篮打水的结果？

不过，我还是在水边放好小凳、水桶，然后朝着开阔的地方撒饵、甩饵，做着简单而又反复的“打窝”工序。果然，法子凑效，真的有几尾鱼从绿油油的湖水深处，探头探脑地游了上来。看上去，这些鱼并不是想吃饵料，而是来此试探和报信。我看出了它的机敏，于是，再次撒饵。鱼们，也就这样放松了警惕，不对，是与我建立起了信任的桥梁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将紧紧攥在手里的挂满饵料的钓钩抛出去，那微沉的钓钩像抛物线似的在开阔的河面上空，划出一道半圆轮廓，“咕咚”一声，落入水中。之后，我也安心地坐在小凳上，将钓竿支起来，慢慢地等候着鱼们咬钩。似乎，时间在我落座的那一刻，按下了一个暂停键，眼前的水静了，水中的鱼静了，背后的山也静了。等到鱼了？当然不是。只是，时间更漫长了，我似乎都能清晰地听到一分一秒流动的声音：“滴答——滴答——”其实，我是知道的，鱼是机灵的，才不会这么快咬钩呢，它要想方设法地戏谑我一番，在远远地深水区域，欢快地畅游，或者见我怎么还不走，不耐烦地吐出几个泡泡，但就不咬钩，真叫一个急人！似乎，我精心制作的把戏，早已被他圆了吧唧的眼睛看穿了。

既然鱼不愿来，那么暂时“粉转黑”，不再关注它了！风，打在湖面，波光粼粼；眼前的山，挺拔、苍劲，山似



乎是从水里长起来的，长成了一个臃肿、笨重的大胖子。河畔的青草，细软的泥沙，背后的绿树，连同头顶这片蓝得诱人的天空，都在尽情地呼吸，尽情地欢闹。从天边，偶尔飞过的鸟雀，传来一两声纤细的呢喃。不过，这对于一位正坐在水边悠闲地等着鱼们的钓夫来说，似乎是一种挑衅。每次我一入面对这些情景时，觉得它们一帮“吃瓜群众”，总想着看稀奇，看看热闹。那么，我总不能空手而归吧，这样是对不住这些“铁粉”们的。

忽然，钓竿动了。一瞧，钓竿已弯成了弓状。我知道，已有鱼在吃饵了。但这时可不能将钓竿收上来，别看鱼的嘴巴，厚而扁平，略微笨笨的，其实灵巧着呢。大多数时候，钓线晃动时，鱼只是在轻轻地吸吮，而没有咬钩。只有等到钓竿急忙甩动、水中泛着浪花时，就可笃定鱼被钓住了。这时，收钩，动作须轻缓，因为尖锐的钓钩钩住了鱼嘴，若是动作过大，对鱼更是一种额外的伤害。

近了，一点点地近了，直到鱼儿扑腾消耗完了力气，像个软趴趴的皮球。这时，我才站起身，迅速用右手举着网兜，左手小心地收着钓线。鱼，就这样被轻松地钓了上来。大抵，所有的垂钓者在伸手抄网的那一刻，眼睛里都会闪着异常兴奋的光亮。

经常钓鱼的朋友，对所钓的鱼似乎也很挑剔。草鱼、鲤鱼、鲫鱼，不如江中鲫鱼，此外还得讲究身体肥美、俊俏，这就象是一场选美大赛，任鱼们纷纷展露“十八般武艺”，才能相中它。至于缘分浅薄的，这些钓者们眼睛也不会眨，取下，向着远处的湖面一抛，鱼就这样于穷途处又获得生机。我觉得那些垂钓者有时也是个个性分明，追求着一种美学的冲和。不过，如我这样的凡夫俗子，当然也甭考虑那么多，钓鱼就得图个欢乐，管他大小、俊美与否，鱼来，收钩，大小都是欢喜，所谓兴趣，就是自给自足、自得其乐，而垂钓却恰好地将这种恬淡、雅致的意趣完好体现。

# 时光里的铁匠铺

◎赵华刚

“叮当、叮当，叮叮当当……暮色四合，大街上人流稀少，村子沉浸在一片宁静之中，惟有铁匠铺传来打铁的声音。节奏忽紧忽缓，富有韵律。”这是小时候，我村打铁铺留给我的印象。

那时候，铁匠铺位于街心，每逢夜晚来临，就会听到他们打铁的声音，因为家里冷，我们几个小伙伴，只要写完作业，总会去铁匠铺烤火，一是他的屋子非常暖和，二来里面有很多人也都带着孩子去看打铁。

当我们蹑手蹑脚推开门时，铁匠铺的师傅总会露出一丝笑容说：“小家伙们，快进来，屋子暖和。”在那里，我们还可以与其他小伙伴们玩。

铁匠铺里灯火通明，一盏炉火立在屋子中央，常常有一对夫妻在忙碌，他们腰部系着一面帆布围裙，裙裾垂到了小腿旁，鞋面上也被一抹帆布遮盖着，这是为了防止火星

烧了衣服。

平时，师傅的老伴常常拉风箱，师傅伫立在炉子旁察看火候。一旦师傅看着铁器在碳火里被烧得通红，就会喝上老伴一声。紧接着，师傅双手持长柄钳子把原材料铁器迅速夹出来，往铁砧上一放，换左手握紧钳子，右手随即从帆布围裙里掏出一只小锤。这时候，老伴已经抡起一个大锤，随时听他指挥。整个过程配合得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

接下来，师傅的小锤落在那，老伴的大锤就轧向那，非常精准。小锤响一下，大锤轧一下；小锤叮叮响两下，大锤就当当轧两下。须臾间，铁器就在打轧中，颜色渐渐褪黑。不大会儿，师傅就又把有了雏型的铁器，继续放火里烧，约摸十分钟后，再次夹出。

二次打铁，师傅要不停地变换铁器位置，平面、棱角、尖度都要兼顾，

手法非常娴熟，其实这都是把不同农具的样子，刻在了心里，做到了成竹在胸，一时间，随着锤起锤落，火星四溅，三五几分钟后，一个粗糙的铁器就在他们手里变成一件精致的农具。

接下来，就该淬火了，这是铁匠铺最为重要的核心技术活儿。淬火，就是把打制成的农具去水里冷却，需要精湛的技艺才能完成，师傅画龙点睛似的。再说淬火的好坏，会影响到农具的使用效果和寿命。淬火时，要根据铁器的颜色变化一点一点地沉入水中，也俗称蘸火。蘸得猛了，钢性脆，会轻易折断；蘸得缓了，钢性软，会轻易卷刃。

打铁的师傅不苟言笑，一般不给人搭话。他们从不在意大家在旁边围观。平时打铁，对于非镰、库镰、锄板、镢头、洋镐……，只要是一个村子的农具，他们只收取成品的钱，

对于谁家农具需要修理一下，更是分文不收。可能是人缘儿好，打铁的活儿自然就很多。大家天天看着一件件崭新的农具冒着火光诞生，无不啧啧称赞。

那时，我常听大人们说，打铁是个技术活，一般不去接收徒弟，即使接收，也是三年后才能出徒，四年后才能成为默契的伙计，但是那会儿，两口子打铁的似乎很多，显然他们靠这个吃饭的，所以技术一般是不传外的。

时光荏苒，后来随着机械式制造普遍应用，岁月深处的打铁铺就渐渐淡出了村庄。铁匠铺没了，但他们千锤百炼、配合默契的意志，却一直活跃在我的记忆里，尤其是那清脆悦耳、悠扬动听的叮叮当当，更是在岁月深处经久不衰。还有当年炉火映红的一张张脸庞，也都在时光里老了容颜。

# 把春天种在院子里

◎李黄英

春天，生机勃勃的景象犹如一幅细腻的水墨画，在天地间缓缓铺展。青翠嫩绿的叶片在微风中摇曳，桃花与李花竞相绽放，为大地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。

母亲的小院，也在春天里焕发着新生。母亲注视着这片绿色，眼中带着亮晶晶的光芒，轻声说道：“该种菜了。”她的话语中，充满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期待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她便出门了，回来时手里多了些绿油油的菜苗。她轻轻将它们放置在一旁，随后拿起锄头开始挖土。我站在一旁，静静地看着她熟练的动作，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感激之情。我知道，这些菜苗都是母亲的心血，她为了培养它们，付出了无数的精力和时间。她不仅仅是

在种植菜苗，更是在播种对儿女的爱。母亲在院子里不停挪动着，犹如一位优雅的指挥家在演奏着一场美妙的乐章。不一会儿，院子里便整齐地排列出一个又一个窝。翻开的泥土透着新鲜的砖红色，母亲将菜苗放入土中，然后轻轻盖上土。她蹲下身来，抚摸着刚刚种下的嫩苗，像是在欣赏自己疼爱的孩子一般。母亲在农村劳作了大半辈子，晚年来到城里很不适应，彻底闲下来后，她变得无精打采。直到这一天，阳光明媚，微风和煦，她在院里忙碌着，才像一棵吸足雨水的青菜，迅速饱满青翠起来。阳光洒在她的身上，她的

额上渗出细微的汗，但她的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那一刻，她在这个院子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母亲静静地站着，笑盈盈地仰起脸享受着阳光，仿佛整个春天都是她的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青菜终于长高长壮了，院子里绿意盎然，春天的气息更浓了。母亲望着一颗颗茁壮的青菜，幸福地笑了。“这些菜秧长得真快，等不了多久，就能端上桌了。”她的话语中充满了慈爱与满足。

接下来的时间，母亲精心照料着她的菜园。她忙碌在泥土间，用锄头翻开新的土壤，将一颗颗种子播撒在温暖的阳光下。每一棵蔬菜的

成长，母亲都付出了许多心血和汗水，她脸上的笑容却愈发灿烂。我站在一旁，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，我知道，这片园子不仅承载着母亲的希望，更寄托着我们一家的期待。

这个春天，因为母亲和她的菜园而变得格外生动与温暖。母亲用她的双手和汗水，在城市的逼仄一角创造了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家园。站在小院中，我感受到浓浓的春意和母亲深深的爱。这里繁花似锦，绿意盎然，仿佛就是一幅生动的画卷，记录着母亲晚年的幸福生活。我知道，这个春天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，成为最美好的回忆。